

李敬泽谈经典阅读 “情感考古”照见文化根脉

■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唐姝菲

7月8日下午,“名家谈经典阅读”系列讲座第三讲在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举办。该系列活动由国家开放大学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主办,本场活动主题为“经典阅读与文化根脉”,特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担任主讲嘉宾。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执行董事(社长)、党委书记、总编辑宋强主持活动。

李敬泽以“情感考古”为独特切入点,深入阐释经典阅读与文化根脉的关联。他指出,中国文明的抒情传统与史传传统构成了民族文化的核心脉络,这种脉络并非仅存于文学史,更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人们在古人的情感表达中照见自身,完成情感的共鸣与传承。寻常百姓教育孩子,会脱口而出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;逢年过节思念亲人,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便会自然涌上心头。相比之下,西方传统中的普通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,外国小说里也鲜少描写普通人在生活中想起古人诗句的场景。但中国人不同,诗歌就是我们表达日常情感的“通用语”,是面对生活时最自然的共鸣方式。

李敬泽以“春风”和“月亮”为例展开“情感考古”。他谈到,“春风”作为精神状态,生命愉悦状态的象征,最早可追溯至《论语》中孔子与弟子论志的记载,曾暂言其志向:“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孔子对此表示认同,感叹“吾与点也”。从这儿开始,“春风”就有了方向——它代表一种从容、自在、舒展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。不管做什么,我们心里都应该有这份“春风”,那意味着我们生命中一种从容、自在、舒展的精神状态、生命状态、情感状态。

而“月亮”从早期典籍中作为客观现象的陈述,到《诗经·陈风·月出》中成为情感与审美的对象、寄托情思的象征。“月出皎兮,佼人僚兮。舒窈纠兮,劳心悄兮”,这首诗以满怀惊叹的笔触,让明月升起与美人出现相联系,让月亮从此与人类的情思紧密相连,成为一个寄托情思的地方。

此后,历代诗人不断丰富着月亮的情感内涵。屈原在《天问》中虽未将月亮作为审美对象,但其追问“夜光何德,死则又育?”为月亮增添了

思辨色彩;宋玉在《神女赋》中化用《月出》的意境,延续了对月亮与情感关联的探索;汉代“嫦娥奔月”的神话,搭建起我们关于月亮的情感的结构,月亮成为情感的中介,联结着人间的牵挂。到了唐代,月亮的情感结构愈发完善。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围绕月亮展现了丰富绚烂的情感;张九龄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让月亮成为连接广阔空间中人们情感的纽带;李白笔下的月亮气势恢宏,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”,尽显盛唐气象;苏东坡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更是回荡着历代诗人的声音,将对月亮的情感推向新的高度。

李敬泽强调,这些情感的形成是一代又一代诗人发现、创造和积累的过程,让生命与情感愈发丰富,这正是文脉延续的过程。时至今日,我们的血脉中始终回荡着无数诗人的声音。正是他们,让我们拥有了如此美好的汉语,也让我们习得这般丰富、细腻、富于活力的情感——这些能让我们感受到人生宽阔、丰富与值得的情感,皆源自他们的发现、书写与积累。情感需要教育,我们每个人都从这伟大的传统中领受着属于我们的情感教育,而这,便是经典阅读与文化根脉的深层关联,正是文化根脉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在。



在互动环节,有听众问及听书与纸质阅读的差异。李敬泽表示,自己也会在闲暇或通勤时以播客为背景音,但听与看却是两种不同的感受和过程:阅读时会更专注,很难一边看书一边东张西望;而听书则比较随意,往往是耳机里放着,人还在处理其他事情,很容易分心,甚至听着听着就忘了内容。他认为不必为此烦恼,听总比不听好,但同时也强调,阅读在人类文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,其最不可放弃的价值在于对专注力的基本培养。一行行读下去,从第一页看到第五十页、第五百页,能让人在理解复杂、困难的内容时保持连贯的思考和感受,这是一个非常专注的过程。人类即便未来不再读纸质书,也绝对需要葆有这样的专注力,读书让你有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专注力。所以他坦言自己每天都会安排阅读任务,且倾向于读艰难、不好理解、复杂的理论、哲学、学术类书籍。

另有听众询问技术与传统文化如何平衡,以及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赋能传统文化学习和终身学习。李敬泽表示,当下年轻人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,无论有形还是无形,其实都相当充分,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相关教育,可能是现有几代人中受熏陶最充分的一批。对于技术,他认为不必过于焦虑。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巨大变革,从甲骨到简牍再到纸,每次变化在当时都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,如今的技术迭代也是如此。但他主张家里还是要保留几本纸质书,那份触感与温度,是独特的阅读体验。

宋强在总结时表示,李敬泽以广博的阅读视野、深邃的思想洞察和独特的文学表达,为大家揭示了经典阅读与文化根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经典阅读不仅是精神享受,更是文化传承与责任担当,愿大家在经典阅读的道路上携手前行,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温和和温暖的倾诉——读吉建芳散文集《我对面的我》

■鲁 源

许多年前,在不少杂志读过吉建芳不少散文,我喜欢她的散文作品,拥有女性的温和和温暖,她的文字精益求精,行文洒脱,笔法严谨,故事性强,所以好看,所以好读。读了这本散文集《我对面的我》,又一次深深打动了,一位知性的当代女作家,她的散文摇曳多姿,她不仅写了别人,更表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正如书名《我对面的我》,当她审视和回望自己,我才真正走进了她的内心世界。她的创作美学多元立体,诗意叙事感人肺腑,五十篇散文就像五十朵花。听着她温和和温暖的诉说,让人目不暇接,流连忘返,神采飞扬。读完这本《我对面的我》,我神清气爽、心情愉快。因为吉建芳长期生活和工作在电力行业,作品也以描写电力题材见长。电力人吉建芳写电力人,电力人看吉建芳散文,成为一种非常奇妙的文本现象,成了一种精神依据和温暖关系,也是当代电力文学新的互文关系。

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,吉建芳跟随采风团追寻红色信仰,从家乡延安出发,在赣州吹响集结号。古田会议也是历史盛会,张思德是一个被传颂百年的历史名字,以及贺页岁的入党誓词,还有那盏马灯的历史自述,她不只是誓言,也写了一位普通电力职工。抓住新的题材写红军,用新的方式和角度去表现红军,还有赣州和甘孜的壮丽美景,以及井冈山的雄伟景观,也令人赏心悦目和无限神往。吉建芳把红军的外部行为和内心活动显露和表现出来,特别之处给予强化和放大。吉建芳在她的散文集《我对面的我》里面,创造了许多新意境和词语,特别风趣、不落俗套。比如走进甘孜与一只蝴蝶的偶遇,将蝴蝶比作大渡河勇士的精灵,或者电力的英灵,这个比喻不但新鲜有趣,而且十分恰当。这两句话也非常传神,写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受,不人云亦云。

吉建芳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延安娃,每次回延安的鸡零狗碎事,刻画出了回到延安的心情,也写出了重返故乡的新鲜和兴奋。《寂寞榆林不再寂寞》《一座曾经叫作长安的城》这些游记散文都情趣盎然,达到了寓情于景、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,字里行间神清气爽,叙述变化也让文章波澜不断。吉建芳用笔巧妙灵活,《大槐树移民后裔的碎碎念》的叙述善于变化,榆林和长安到处有别样的



风景和境界,而且写出了她思想上的变化,让人着迷和喜欢。吉建芳还善于通过生活场景,寄托一种人生的哲理,比方在《让我变成海边的一棵树吧》里面,告诉人们生存的哲理,呈现独特的生命形态。散文《雨中天竺山纪行》叙述了吉建芳登山时的体验,也抒发了一种自己的人生感受,以及一种云轻风淡的人生态度。

《我对面的我》有许多奇异华丽的故事,也体现了她的情感世界,她在现实和梦幻之间行走,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女作家,吉建芳慰藉着我们大家的心。身为母亲的吉建芳教英语,母性母爱心心相印,她因为女讲解员记住一座城,女友漫步路过的时代书店,让人欣喜、让人捧腹。青海春色梨园梨花,女人爱花,女人惜花,女人如花。沈阳的旧梦爱情,还有《去追寻你的足迹》里赖阿妹与红军战士林阿根的故事,《又见桃花开》的夫妻小饭馆,《贡江畔听雨》那位于都河的痴情女子。散文本来就是一种内在的东西,蕴含着许多思考和哲理,但是又需要外在的表现,对自己人生有自己的思考,看着吉建芳的心路历程,在内心深处继续向前地延伸和探索,向前方继续努力地前行。

吉建芳散文集《我对面的我》图文并茂,“小鸡循了鸡妈妈的声音,立刻飞奔而去”,这样写小鸡尤其精彩,“直至再次扑进鸡妈妈的怀抱,回到兄弟姐妹们中间”。这两句话也非常传神,镜头感强,栩栩如生、惟妙惟肖。走进这些文字画面里面,不断回忆她自己的经历和往事,到东城区图书馆的路好远,让我更用心走近了她。她写的散文

作品境界更高,艺术手法更新,在异乡街头购书奇遇,让我看出了她的文字充满情怀。散文创作如果要出彩,就是在形式、生活和思想方面要跟上。吉建芳不仅是散文家,也是一名优秀漫画家,《去罗兰咖啡馆看展》《中国漫画的矜持》写了她的内心独白和回忆,充满了梦幻和画面。还有,这本书插图也特别美,八张配图,意境优美,情景交融,内容丰富,赏心悦目。

《曾经六个广播员》这篇散文,那些故事多元和立体,散文的结构和叙事相互叠映。不但有对电力和电力人的关注,还有对电力人生存价值和生存的思考,是吉建芳对电力人内心的一种研究,吉建芳和电力同事朝夕相处,跟同事有了深厚的感情和了解。《勇气这块敲门砖》的小镇电厂,有情感的共鸣和情感的连接,文章和作品的共鸣使她们心心相印。吉建芳内在的阅历和经历,还有她外在的自我创作和工作,都是发掘和表现了电力工人身上忘我品质,平易近人,发人深思。写电力生活的散文眼高手低,大都平铺直叙和索然无味,因为吉建芳经常和电力工人在一起,了解电力工人的感情生活,所以《诗和远方的田野》的抒情色彩感动人心。吉建芳在每一篇散文的创作上,都从新的角度写出新的题材,吉建芳散文对电力工人形象的塑造,展现了电力工人的胆识和精神世界。还有《曾经的六个广播员》,就是很平凡的人物,却是闪闪发光的性格和品质,无不表现出吉建芳独到的见解和思考。

吉建芳的笔调自然、亲切,她讲述的故事和人物像生活一样,非常真实,哲学层面的研究和表达,有形可看,有声可听。我和许多人写过陈忠实老师,吉建芳说陈忠实老师将苦难写在脸上,一方面表达了敬仰,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怀念。在女作家吉建芳看来,和路遥成为乡党是一件幸事,吉建芳这种散文上的哲理性色彩,就是蕴含在散文的修辞和描绘中,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叙述,让故事用自己的画面呈现,方法新颖意味深长。所有人物的一切观察、思考、感受,都是通过吉建芳的表现。那位武警战士写出了长篇小说《烦躁》,那位鲁院同学周水欣,开拓了城市文学的另一种可能。就是在这些平凡的人身上,看到了不平凡的事物,然后可以说精心编织,表现方式亲切自然。

在社交媒体主宰沟通的时代,我们习惯了用精心编辑的文字传递情绪——朋友圈要反复删改、微博需字斟句酌,甚至连一句简单的“在吗”都要加上表情包来软化语气。然而,当面对面交流时,许多人却陷入“提笔千言,开口无言”的窘境:工作汇报时逻辑混乱,相亲场合冷场尬聊,就连安慰朋友都词不达意。这种“只会写不会说”的割裂,正成为信息时代最典型的表达困境。

数据显示,中国网民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3小时,但超过60%的年轻人自认“社交恐惧”。我们擅长用文字构建人设,却对即兴表达束手无策——线上聊天可以撤回修改,而现实中的对话却像一场没有退路的直播。某互联网公司高管曾坦言:“能写出万字策划案的员工,在电梯里三句话都讲不清项目亮点。”这种能力的失衡,暴露出传统教育对口语表达的长期忽视:从小学到大学,我们被训练如何“写好一篇作文”,却鲜少学习如何“说好一段话”。

当自媒体、短视频、线上会议成为主流场景,语言表达已从“软实力”变为“硬通货”。职场中,同样的创意,表达力强的人能获得十倍关注;社交中,精准有趣的谈吐直接决定人际关系质量。罗振宇曾指出:“未来十年,最重要的职场工具不是PPT,而是即兴演讲能力。”但现实中,许多人因表达缺陷付出代价——有人因汇报冗长失去晋升机会,有人因沟通不畅引发团队矛盾,甚至有人因“把天聊死”错失爱情。现代人缺的不是内容,而是组织内容的“逻辑菜谱”。

在这个“注意力稀缺”的时代,谁能用最短时间清晰表达价值,谁就掌握了主动权。从“文字依赖症”到“自信表达者”,我们缺的从来不是天赋,而是将思维转化为语言的方法论。

商报:请两位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创作初衷?

郑伟:这本书源于我们在教学中的共同观察。我们发现,无论是播音专业的学生还是普通职场人,普遍存在“不会说”的问题。“不会说”的背后其实是“不会想”,就是缺乏逻辑思维和表达策略。因此,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,将专业领域的语言表达方法转化为大众可用的工具。

王欢:是的,我们的目标是让各个年龄层、不同教育背景的人都能轻松掌握表达技巧。比如书中的“观音举华”法(抛观点、说原因、举例、升华),用“观音菩萨托起中华大地”这样的口诀帮助记忆,就是希望把复杂的理论变得生动有趣。

商报:书中提出了“语言思维的六大核心能力”,能否具体谈谈这六大能力是如何形成的?

郑伟:这六大能力——逻辑力、创意力、故事力、精准力、应变力和说服力,是从实际教学中总结的。比如自媒体时代,注意力稀缺,精准力尤为重要;而生活中面对面的交流需要应变力。每个能力下又衍生出6个策略和72个具体方法,像“放大镜法”帮助聚焦关键词,“四边形法”凝练语言,都是针对真实场景设计的。

王欢:我们采用了“诊断式”写作。每个方法先展示一个常见表达问题,再给出“特效药”,最后用经典案例和练习题巩固。比如有人说冗长,就用“切蛋糕法”拆分逻辑;有人缺乏感染力,就用“心花怒放法”调动情感。

商报:两位提到这是初次合作,但之前有长期的“课程磨合”。这种合作模式对本书的创作有何影响?

郑伟:我从事播音教学十几年,擅长理论构建;王欢老师则善于将艰深理论通俗化。比如我把“即兴表达”拆解为框架,他能用“剥荔枝”“套娃”等比喻让读者秒懂。这种互补让书既有专业性又有普适性。

王欢:郑老师的社群中有许多中老年学员,而我的培训对象更多是年轻人。这种多元反馈让我们意识到:表达不仅是技巧,更是思维习惯的养成。

商报:郑伟有提到“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播音专业”,这是否反映了国内语言教育的某种缺失?

郑伟:确实。国外从幼儿园就开始训练演讲,而中国学生直到大学才接触专业表达。但如今,表达已不仅是播音员的技能,而是每个人的刚需。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填补基础教育的空白。

王欢:其实全民族表达能力的提升是好事。就像普通话普及一样,当每个人都能自信沟通,社会效率也会提高。

商报:与市场上其他表达类书籍相比,《言之有序》的独特之处是什么?

郑伟:一是系统性,六大能力覆盖表达全场景;二是原创性,所有方法均来自实践。比如“种子法”用图像记忆帮助理解观点生长,这类设计在同类书中少见。

王欢:我们不做“重形式轻内容”的主持技巧堆砌,也不走“辩论式”的尖锐路线,而是聚焦生活化场景,比如如何劝慰朋友、即兴祝酒等,让方法真正“可用”。

商报:最后,两位对读者和即将步入大学的高考生有何寄语?

郑伟:语言表达是伴随一生的核心能力。无论未来从事什么职业,希望这本书能帮你种下“言之有序”的种子。

王欢:高考结束,人生才真正进入需要“说”的舞台。愿大家从刻意练习开始,最终让好表达成为本能。

言之有序：让语言表达成为每个人的核心能力

受访人：郑伟（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播音学博士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播音系系主任、副教授）
王欢（圣安东尼奥大学艺术学博士、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培训讲师）
采访人：孟丽媛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）